

柿柿红火

□姚林中

又是柿子红的时候了。从小我就知道，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瓜果产地，春有樱桃，夏有枇杷、葡萄，秋有梨、桔子……一年四季水果轮番着上。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时间有柿子树，以至于我知道柿子已经读初一了。

那年班上有个同学说家里有棵柿子树，今年结的柿子特别多，我有点好奇，问柿子长怎么样的呀。同学惊讶地看了我一下，“柿子也不知道？”边说还边笑，弄得我蛮不好意思的。第二天课间，那位同学又来找我，还是那样笑着。“我给你带柿子来了。”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水果来，青青的，半个拳头大。我接过，发现硬邦邦的。同学告诉我，这个青柿子还不能直接吃，要炆过才能吃。我问怎么炆的。同学摇摇头说：“我也不怎么清楚。”旁边有同学听见了说：“好像用石灰的。”回到家，我问父母青柿子怎么炆的。他们也只知道要用石灰，但具体怎么做就不知道了。对这个青青的果子，我左看看，藏在口袋里，握在手里，放在书桌上，不知怎么处理。第二天还是没忍住，偷偷地咬了一小口，舌尖的涩味一下子吓住了我，连忙吐出来，还吐掉了不少口水。

孩提时，离我们家最近的小镇上还没有水果卖，吃了青柿子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机会再看到柿子。直到后来柿饼的出现，才对柿子有了一些了解。农村的正月里走亲访友必不可少，而且最好一户不落地去个遍。一开始，大家生活条件都不好，随手带的礼无非麻酥糖一包，里面一股五至八小包。后来生活条件好转过，

父亲的重阳礼

□陆金美

“又是九月九，重阳夜 难聚首，思乡的人儿飘流在外头……”结束了在沪三天项目洽谈，我搭乘高铁回居住的城市。车厢广播响起了这首思乡的歌。重阳节近了，我的思绪飘散，禁不住转过头对着故乡的方向眺望。忽然，我见对面座位有本不知哪位旅客落下的杂志，随手拿起见是一家超市购物海报，并翻看起来，上面印的都是些重阳节送给老人的纪念品，像助听器，拐杖、礼帽、老花眼镜、按摩器等等。突然，一艘可爱的军舰模型图片映入我的眼帘。看到它，我不由得想起，在我七岁那年，父亲在重阳节送了一艘这样的军舰模型给我作礼物。现在，这艘军舰模型还在家中的书房里摆着……

记得那年秋天，门前的菊花开得很美，父亲高兴地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，来到屋后的柴滩上玩。在柴滩上，父亲用芦苇秸秆给我做了一把手枪。然后采来很多菊花，编织成一个漂亮的花环。我头上戴着花环，手上拿着枪，和父亲在芦苇丛中捉迷藏。奔跑时风一吹，花环在头上快乐地舞蹈。我们玩累了，躺在柴滩上，父亲笑着问我：“今天是重阳节，你送什么礼物给父亲啊？”我那时还小，不知道重阳节到底是个什么节，但我想，既然父亲高兴，肯定是个很大的节日。我跑到对面一片菊花前，采摘一把金黄的菊花，送给了父亲。父亲高兴地接过菊花，笑道：“每年九月初九是重阳节，要记住时间噢！”我点点头，大声说道：“爸，保证记住，重阳节我给你和妈妈送菊花！”父亲躺在柴滩上，乐呵呵地说：“走，回家，儿子知道重阳节了，我奖给你重阳一份大礼。父亲拉着我的手，跑回家，送了这艘军舰模型给我，说：“希望你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人民海军，守卫祖国的海疆，乘风破浪，永远向前。”我很激动，信誓旦旦要当海军，开军舰。

我上学了，每年重阳节父亲从紧张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丁点钱，上镇买一两件东西送给我。记得有一年重阳节，父亲一大早就上镇，到新华书店毫不犹豫地给我买了一本连环画《狼和小羊》送给我。记得当时收到这本画书，我还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了一把。父亲在重阳节送给我的这本连环画，是父亲送给我的智慧。

□余观祥

退休后，我的党组织关系也随之转到了所在社区，方便参与党建活动。我所在的社区书记、主任是一肩挑的书记，得知我是某小区的常住业主，于是，在书记的关心下，我成了社区某支部的一名新成员，在这里我又找到了“家”。一日上午，正在新单位工作中的我，接到了书记的电话，约我去她办公室坐坐。见面后，书记直奔主题：“老余啊，有两件事情想请你‘出山’。第一件事，据说你围垦文化讲得蛮接地气，‘七一’很快就到，我们想请你讲讲围垦文化，社区居民也一直有这个愿望”。书记话音刚落，我接着说，这个问题没有问题，那天正好我空闲，再说这也是正常的支部活动嘛！“第二件事，想请你挑些担子，也为社区分担些压力，你所住小区业委会三月份就得换届了，社区党委想推荐你为业委会初步候选人，我们想把你推上去。”书记把这两件事情摆到了我的面前。

我虽常住在小区，上届业委会的成员大多熟悉，对于换届僵局也略有耳闻。我深知业委会工作是出力不讨好的一份差事，所以第二件事我内心还是没底。“这项工作我没基础，恐怕难以胜任”。我委婉地回答书记。“慢慢来，社区支持你，当选后任个委员，压力不会很大，我们先把架子搭起来”书记满怀希望地鼓励我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一眨眼到了当月中旬。通过候选人公示、选举，很快产生了选举结果，我当选其中。但出人意外的是，我被业委会一致选举为副主任，我从拟任委员这个角色，转换为副主任。天呐，我又被“赶鸭子上架了！”

通过系列程序后，新一届业委会成员“走马上任了”。俗话说，新官上任“三把火”。三把火之一，也是当务之急，政府正在力推已建老旧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申报，这个项目难

走亲访友时开始带上两样、四样礼物的了。带给年纪大一点长辈的礼物往往选择柿饼，因为柿饼比较软容易入口，而且糖分高很甜，适合老年人的口味。

柿饼上有一层白白的粉，这层白白的粉掩盖不了那火红的果皮，柿饼是用红柿子做的。柿饼上一般有一个硬硬的果柄，吃时揭去它。果皮就不用管它了，连同果肉一起吃，此时的果皮和果肉紧贴在一起了，即使想弄下来也不容易了。

随着街上卖水果的多起来，柿子也常见了。我发现柿子的品种也多，绝大多数可以从形状上就可以区分开来。每一种的口感是不一样的，有像苹果一样需削皮吃，清脆爽口的；有皮薄轻轻撕开，一不小心汁水就会流出来，含在嘴里软软的，无需咀嚼就可以滑进喉咙的。

柿子树并不是山区才有，水乡地带也是常见的，离我们家不远的西溪湿地就是著名的产柿区。整个西溪，据说有七千多棵柿子树，这些树原先散落在各个村庄里，而今经过统一管理，柿子产量大大增加，近年来举办的火柿节年年吸引了不少游客，其中“快乐柿民”采摘体验活动成了最受欢迎的游玩项目。

上次开车过西溪，看见这一带柿子树高大，黑色的树枝曲曲折折显得刚硬，树上的叶子已掉得差不多了，但火红的柿子像小灯笼一样挂着，有点密。树下明清风格的房屋显得低矮，恰

到好处地透出了村庄的一种宁静。河港在屋前后、树侧蜿蜒，水面并没有波纹，至少看不出水在流动。这些水面时而宽，时而窄，一切是那么的随意。火红的柿子在黑瓦、白水之上，多好的景色，多么喜庆，想来这美景就是这里多柿子树的原因吧。

古人历来喜欢画柿。到了二十世纪，画柿子的最具代表的画家可能要算齐白石了，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他画了许许多多的柿子图，《六柿图》《新喜》《事事遇头》《好柿成双》《青柿图》……“柿”与“事”“世”等字谐音，有吉祥的寓意，所以他的不少画上题着“事事平安”“事事清白”“事事安顺”……或表达心境，或表达祝福。

柿树在我国栽培的历史悠久，不少文学作品中会写到柿子树、柿子。明代学者赵善政的《宾退录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太祖微时，至一村，人烟寥落，而行粮已绝。正徘徊间，见缺垣有柿树，红熟异常，因取食之。道经此村，而柿树犹在，随下马，解赤袍以被之，曰：“封尔‘凌霜侯’。”其实缺粮年代，摘柿充饥，时有发生，这样想来人们栽柿树倒不仅仅为了图个吉利。

节前夕，我会给父亲买个耳聒子，给母亲买把小剪子，周末带回家，作为重阳节礼物送给父母。另外我还用木板钉了一个小木箱子，专门把父亲在重阳节这天送给我的礼物收藏起来。于是，每年重阳节父亲必定送我一两件小礼物，有笔架子、铅笔刨子，塑料小手枪、望远镜、绘画彩笔等等。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。重阳节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父亲给我送了二十八年重阳礼，直到离世。每当看到这只小木箱子，就会想起父亲和母亲，体会到“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”的悲诉和无奈。

至于那艘军舰小模型，其实父亲送给我的时候我并不开心。当时我很小嘴馋，一直想要糖、饼干之类的零食，结果在我记忆中的第一个重阳节，父亲却送给我这么个铁家伙，当场就翻了脸。但是，父亲却很喜欢这个模型，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。至今，这艘军舰模型和我们一起搬了两次家，我也慢慢长大，虽然没有当上海军，但还是当上了陆军。从此，父母在世时，每年重阳节我都把他们接到部队，通过战友帮忙，让二老登上军舰，眺望大海。父母常说，重阳登舰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事。

看着小小的军舰模型图片，我不禁回忆起成长路上的种种往事，我的眼前逐渐模糊……

况作了大致摸底核查。据说这位邻居在杭州工作，很少回小区，几次打他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也不回，我想这次可能遇到真正的“钉子户”了。深夜，我身边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。电话那头传来了邻居歉意的声音，他说白天一直在忙，这么晚才回我电话有些不好意思。在通话过程中，察觉他还是不愿配合。于是，我又不厌其烦地与这位邻居介绍改造的利好和许多业主的期盼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与他煲了多半个小时电话粥，还算有效果，终于征得同意，并很快采用短信进行确认。此刻，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。

事后我作了认真的思考，这些不愿配合的邻居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“钉子户”，关键是在宣传、沟通、服务上，还是少了那么一点火候，以致产生不配合的状况，“拔钉”应该多些耐心，去倾听一些不同的声音，有的放矢地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，“钉子”才会迎刃而解，工作才会水到渠成。

如果说起历史可以触摸，那么钱塘区的街道名、村名甚至于一座桥的名字，都是往昔岁月的传递。它们承载着旧时的印记，沉淀出岁月的光彩。即日起《钱塘地名故事》栏目向大家征稿，我们以地名见证历史，感触钱塘旧时光里的温度。

征集内容：讲述或忠实记录有史料记载的钱塘区范围内的地名故事，从钱塘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留下浓厚的文化底蕴，憧憬钱塘区的美好未来。体裁为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字数2000字内为宜。欢迎大面积积极投稿！稿件一经采用，即付稿酬。

投稿邮箱：qtqxqdaily@126.com
 联系电话：0571-82987137

秋**天，出去走走**

秋日的梧桐叶簌簌落下，夕阳的余晖洒满林间小道。一直从事书本与文案工作，蛰居在屋中的日子久了，瞧着窗外满目的秋色，心里自然多了份对外面天地的隐隐渴望。于是，就索性下楼来，沿着熟悉的街道，随意地走走、看看。离家最近的公园是最常去的。会沿着湖边的木桥栈道晃悠，满园的红枫杂着淡黄色的野菊，深深浅浅，斑斓纷繁。听风吹动树叶“沙沙”地声音，看天上云卷云舒，看地下秋水依依。秋天的热闹总能让人感觉到色彩的声浪在你身边潜涌。

越是忙地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就越要纵容自己出去走一走，哪怕只是看一看秋日里喧嚣的街道，看一看为生活，为理想忙碌的人们。傍晚6点刚过，下班的人们或骑车，或开车，或挤着公交穿梭在城市，各种喇叭声、人声汇集于一处，骄傲地证明着自己也为建设祖国四化付出了一天的劳动。车轮滚滚，带着一股子世俗的烟尘味。街角大排档前已是人声鼎沸，各种菜肴轮番上阵，还有刚下了课的学生，背着书包，三五成群走在去补习班的路上……一切都是那么亲切与自然，这就是平常百姓的生活。慢慢地，行走的我，也融入其中，卸下了多日来积攒的烦躁与忧虑，任心里长出一片旷野。

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更要出去走一走，正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那样：“心里的苦痛多一分，就多跑一里，物理性丈量一下人的局限性。”在行走中，许多阴暗的人或事被步步逼退，阴晦的心绪会被寸寸剔除。这时，我会去江南。走一走青阶石板的悠悠小巷，走一段梦里西湖。许能慕得几番千姿之景，幸得几阙万句之诗；钻一瓦清幽古刹，兴能赢得几缕烂漫情思，写下几日怡然自得。而不管是在青山绿水的钱塘画景中，还是在古朴成旧的古镇诗境中，真真假假，都能在秋韵中理解生命的凋零和延续，用一颗赤诚的心去追寻和感知活着的真正意义。

江南小镇行走，看近望远，更多落入我眼里的，仍旧是那些老、旧、狭仄的民居、旧屋。参差而斑驳，但接着地气。“菜毛肉圆好吃嘞”手写的招牌挂了不知多少年，店家也不知换了多少代，但仍是日复一日地准备着手上的点心小菜，等着每日那些常客的到来。小镇河岸边，有吸烟闲坐的，有临河小酌的，有浆洗衣裳的，也有含佻弄孙的，小镇与繁华的街区隔着几公里，古朴映衬着时髦的扮相，倒也别有韵味。

散步行走在秋天的时光里，与大地慵懒的色彩相遇，会遇上了一眼温暖；与成熟的果实相遇，会遇上了一眼惊喜。秋天，出去走一走，你会感到温柔再一点点回归，整个人都会变得自由与轻盈，宽敞与明亮。

过“日脚”

沙地人喜欢把“过日子”叫做“过日脚”，日子像我们一样，是长脚的。日子的脚，走过以后，也许会扎下一些“根”，这些“根”，叫记忆。在早年，沙地人的“日脚”，是过得比较艰辛的。“我们那时候，插秧其实不叫插，叫种。”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向我们讲述起了往事。刚围垦的滩涂，在试种水稻时，由于盐碱土比较硬，秧是很难插下去的，只有用毛刀或者种刀，先把土挖开，然后把秧一株一株地种下去。我想我是能体会的，我老家也在沙地，小时候跟着父母插秧时，印象中泥土也是比较硬的，虽然不至于用刀，但先得用手指挖开泥土，插下去，接着再把泥土匀好。这样地，一天插下来，手指会特别疼。

不过，老人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。当时，钱塘江边，许多的滩涂才刚刚围成，土壤没有经过改良，收成很低。一般一季水稻，辛辛苦苦种下来，每亩也就收个200来斤。这还算好的，如果逢上个暴雨或者台风，钱塘江一发大水，颗粒无收，也是常有的事。现在说起来，似乎有点“云淡风轻”了。但在当年，这颗粒无收之后，过“日脚”的艰难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那些年水稻常种两季，割早稻种晚稻时节，被称作“双抢”，早晚蚊虫多，中午田间滚烫，在密不透风的日子里，衣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不知道要多少回。那份辛苦，种地人都知道。但比起“双抢”来，剥麻更辛苦。“双抢”虽苦，通常也就半个多月时间，而剥麻，则需持续好多日子。“头麻见秧，二麻见糠，三麻见霜”，这是听一位老人讲的，说是一年当中，麻需割三次，割“头麻”在夏初的插秧时节，“二麻”是在可以吃到早稻新米时，“三麻”则是在霜降以后。对于这些，我是没有“印象”了。那时我还小，如今于讲述的记忆，有些已经比较模糊了。

但记得每年9月中下旬，麻就可以拔了。每一样都是力气活，在生产队，一般是这样分工的，男劳力负责拔麻、夹麻，妇女主要是剥麻。那个时候，通常清晨三四点钟就要下地了。种的多是黄红麻，又粗又高，每拔一根麻，都得费上好大力气。有时，摔上一跤，如果摔姿不雅，会引得哄堂大笑。剥麻通常必须戴着手套，也有舍不得用手套的。但无论戴与不戴，一段时间剥下来，手指都会裂开一道道的口子，常常“旧伤”还没愈合，“新伤”又添了。我记得那时，父母他们的手指上，都缠满了橡皮膏。

剥麻的日子里，早起还得晚归。我记得月亮出来的时候，麻地上依然是一片忙碌。月光静静地洒着，像淅淅沥沥雨滴一样地洒着。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已经不想说话了，麻地上，只剩下了一片剥麻的沙沙声。如今想起来，在滤净了那一份“苦”之后，竟有着些许诗意了。

剥完之后的麻，在出售之前，还得经历浸、洗、晒等工序。浸麻和洗麻，大多由男劳力负责，浸麻只要把麻浸到水中，进行沤制就可以了，洗麻又是一个力气活，而且人常常必须长时间地浸泡在烂麻水中，烂麻水臭，引来蚊虫飞舞，如果季节深一些了，这水又会冻得刺骨。对体力不太好的人来说，每天都是咬着牙，挺过来的。

每年从浸麻开始，沙地的水，不少就开始发臭了。这时，会有鱼，从水中浮上来，被人们捉了，清香在了炊烟里。捉鱼，在剥麻的日子里，可能算是一桩“乐事”了。

记得那时，沙地还种大麦、小麦、棉花和多样的蔬菜，一年到头，地不得闲，人也不得闲。沙地人的勤劳和能吃苦，有口皆碑。那些年，沙地的“日脚”，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我知道，现在这“日脚”的“脚”，在沙地，已经扎根成一种“精神”了。